

李笛 著

群众出版社

# 欲海沉舟



李铮  
著

群众出版社

# 欲海沉舟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欲海沉舟 / 李铮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1  
ISBN 7-5014-3550-2

I. 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5 ) 第 117725 号

# 欲 海 沉 舟

---

著 者: 李 铮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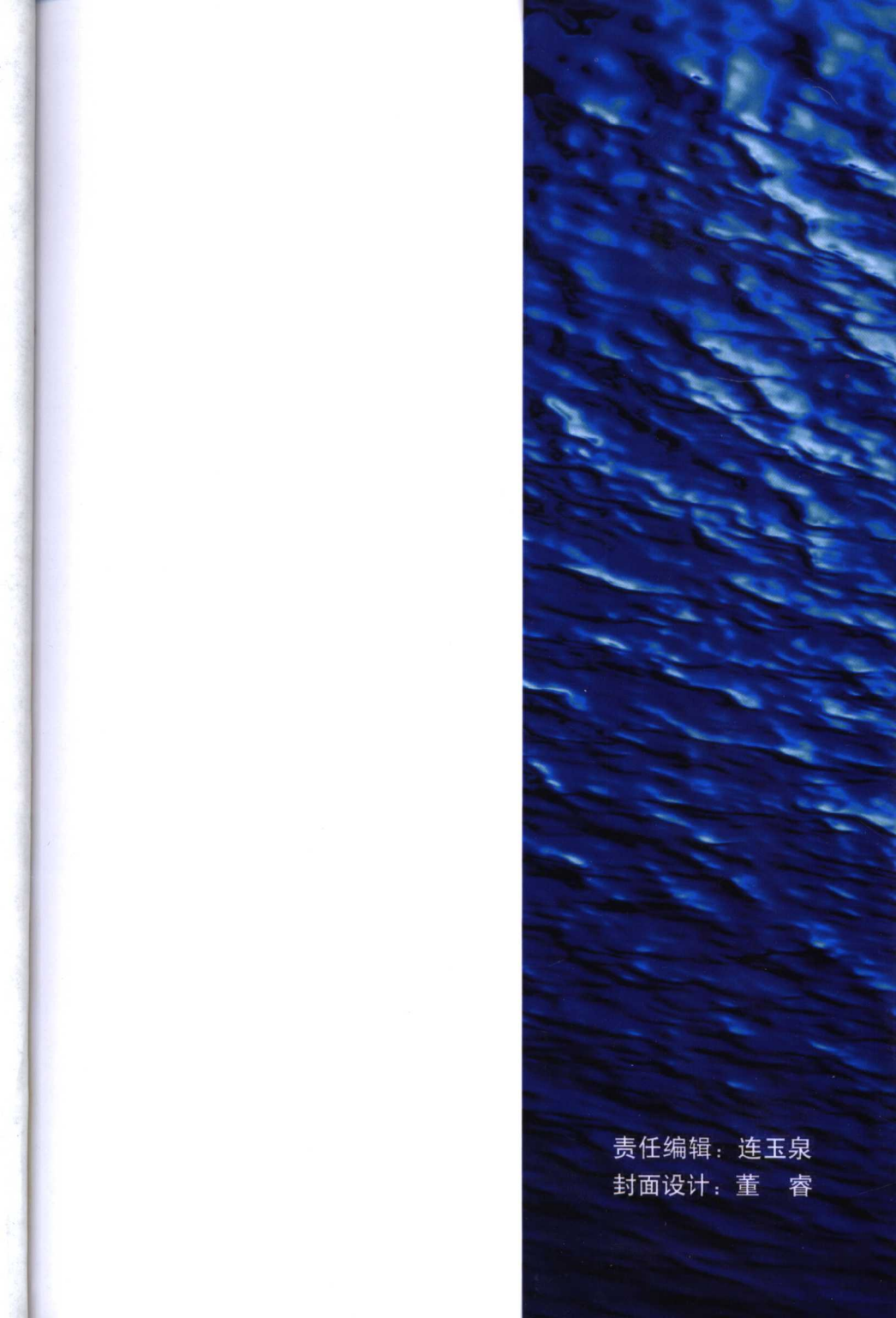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 010 )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com  
信 箱: qzs@qzcb.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550-2/I · 1504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董 睿

## 一 萍水相逢

豪斯大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实在是一个美妙的去处。围着雪白的餐巾，坐在洁净的餐桌旁，吃着珍馐海味，喝着美酒佳酿，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悠闲地鸟瞰窗外，用不了半个小时，准确地说二十八分钟——旋转餐厅以每周二十八分钟的速度作匀速圆周运动——你就可以遍览京城的旖旎。在微醺的迷蒙中，你可见到幽蓝的西山在远方静默着，庄重而沉稳；昆明湖水蒸腾的雾霭，如缕缕檀香在佛香阁前氤氲缭绕；北海的白塔在碧波摇荡、绿树簇拥中茕茕独立，卓尔不群；故宫方正的院落，如一张硕大的棋盘，错落的宫殿如王、如后、如车、如卒在捉对厮杀；而高大的天坛祈年殿则像被刚刚吃掉的一枚棋子，孤零零地闲置在一旁……

此时，柳逢春便坐在玻璃窗旁的座位上远眺着窗外。夕阳如炉，晚霞似火，把七月的京城映照得绚丽无比。柳逢春想象着自己事业的前景也如这漫天彩霞，灿烂辉煌，不由得心潮激荡。

他端起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几杯酒下肚脸上便泛起微

微的潮红。

他的司机王强问道：“您今天这样高兴，一定是事情办得顺利？”

“当然了，刘部长和我是从小最要好的同学，而且我们俩还一起插过队。”柳逢春在酒的怂恿下有些得意忘形地说，“刘部长已答应，他们部里与咱合资扩建玉都，咱出地皮他们出资金。咱玉都很快就将成为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了。”

“五星级？那可就跟这豪斯大饭店一个级别了。小小岳阳有那么多客源吗？”王强也有些惊喜地问。

“没问题。客源主要由他们来组织，以他们部里培训中心的名义不愁没有客源。听说他们部里每年的会议费、培训费就几个亿呢。我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人家五星级的环境，五星级的服务质量。”他们边说着话边目光四射，观察着这里每一处景致，每一个人物。王强早已被这里服务小姐优雅端庄的仪容所打动，而柳逢春则被这里高标准的服务深深吸引了。步态轻盈的服务小姐用精美的托盘端着盘盏款款行来，走到餐桌前，半跪在地上把托盘举过头顶，再由另一位小姐为顾客一一摆放好，一边摆放一边介绍：“这是素烩裙边，是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最喜欢的一道菜；这是香酥乳鸽，比尔·盖茨对这道菜赞不绝口；这是青蒸鲍鱼，拳王霍利菲尔德创下一口气吃下十六个的纪录；这是全珍汤，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每次来访都要到豪斯来品尝……”服务员的介绍使人们对豪斯大饭店充满了敬意，它使人意识到自己正在与世界风云人物享受着同样的待遇，只此一点，无论多么大的花费都物超所值了。不过这里

更为吸引人的是有几个满脸稚气的男孩儿和女孩儿竟像杂技演员一样，骑着独轮车，或溜着旱冰，头上顶着盘子，在餐桌间穿梭，为各桌送酒送饭，轻盈、灵巧、平稳，这种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服务让初来者眼界大开。

柳逢春被这样的绝技吸引住了，他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大张着嘴，呆呆地看着。

“柳总，喝酒。”王强提醒他一声，他这才回过神来，自觉有些失态，便偷偷打量旁人有没有讥笑他的表现，但他发现，并没有人注意他，也没人注意身怀绝技的服务员，所有用餐的人都或光明磊落，或偷偷摸摸，或假装有意无意地把目光聚焦在柳逢春邻桌的一位女子身上。

这个女子，身着一身黑色的晚装，戴着副玳瑁镜架的水晶墨镜，漆黑浓密的头发在头顶堆出一堆波浪，然后沿着后颈倾泻下去。与这全身的黑色装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的面色略显苍白，但那一点朱唇正好弥补了那苍白带出的病态的感觉，使它艳丽而生动了。她修长而秀美的手戴着洁白的真丝手套，两根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根细长的摩尔香烟，性感的朱唇开成一个粉色的“O”字，优雅地吐着烟圈，面色忧郁而凄美。她面前一瓶威士忌已喝下去一半，但她还在不住地自斟自饮。她桌上的菜肴绝对丰盛，阿拉斯加龙虾、黑海鱼籽酱、红烧鱼翅等异常名贵的菜摆满了桌面，而服务小姐还在陆续地为她上着北海道生鱼片、爪哇燕窝汤，而这些稀世珍馐有的她还一动都没有动。

人们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女子，不仅因为她出奇的美貌，还因为她一掷千金的豪奢。而她，却神情淡然，时而凝视着窗外，时而出神地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似乎满大厅的食客

都不曾进入她的视野。

然而她的孤高和冷艳并没有使人们，尤其是那些男士期盼她的热情有所降低，反而更让他们着迷了。为此已先后有三对情侣不欢而散了。

男人们对她的妄想和觊觎，她早已感觉到了，她用墨镜后眼睛的余光，早已把那些贪婪的、淫邪的目光一览无余了。但她也知道她虽然看透了他们卑鄙的内心和灵魂，而他们也早已看穿了她的身体，尽管自己身裹黑衣但在色欲熏心的男人眼中她早已一丝不挂了。她痛恨这些男人，漠视他们，鄙视他们，厌恶他们。

黑衣女的美艳、雍容、骄矜似乎一点也没有引起柳逢春的注意，他此时完全沉浸在未来的宏伟大业中，因而任何其他事物对他都已失去诱惑力，他依然环视着四周，对这里的布置做着观察和研究，他要弄明白这里的华贵之气是怎样营造出来的，于是他看壁画的内容，看窗帘的颜色，看吊灯的式样，甚至连餐桌他都敲击几下，分析它们是什么质地。

王强说：“玉都扩建，可向哪儿扩呀？三面临街，只有北面不是街道，可那是省里的文物保护单位吕公祠和云湖公园呀。”

“当然是向北扩了，”柳逢春说，“咱可以出钱把吕公祠迁走嘛，这样咱们玉都就紧临云湖公园了，看上去，云湖公园就像玉都的一部分了。湖光山色，琼楼玉宇，你想咱玉都凭借这样的天然优势，能不顾客满门吗？”

“可迁移吕公祠市里和省里会同意吗？”

“事在人为。凭我与周市长的关系，他还能难为我？再说刘部长没少给咱云阳办事，欧阳书记对刘部长也礼让三



分，万一有什么阻力，刘部长跟欧阳书记通个话也就都摆平了。”柳逢春今天因为过于兴奋，平时谨慎稳重的他竟向王强说出了这样的话。

黑衣女子缓慢地摘下了墨镜，露出了一双迷人的凤眼，这双明亮的眼睛含娇带怨，此时正直直地瞪着柳逢春。

为什么她会漠视在场的所有男人而独独盯上了柳逢春？那原因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论地位，能到这地方来的没有白丁，不是大款就是权贵，柳逢春一个外地小老板本不值得受到重视；论英俊潇洒，柳逢春虽也一表人才，但毕竟年近五旬，魅力不再了。其实这其中真正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对她存在的漠视。她是这样一个骄傲的女子，她仇恨男人，尤其是那些对她心存欲念的男人，她因为他们对她贪婪的关注而厌恶他们，鄙视他们，但她又容不得男人对她视而不见，因为视而不见就使她丧失了优势感，失去了冷落他而带给自己的快慰。她永远漠视男人，却决不允许任何男人漠视她，在她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还没有受到过男人真正的漠视。而眼前这个嘴边总挂着“部长”、“市长”，操着一口京南土话的狗屁老总，与她对面而坐，竟一眼都没有夹她，她感到人格受到了污辱，因而她目光如火，逼视着他，她相信，只要他看上她一眼，就会让他的眼光再也不会离开她，那时自己再对他施以蔑视、鄙视和漠视，以眼还眼，否则，自己就太失败了。

她迷人的眼睛和眼睛中带有挑战意味的眼神仍然没有引起柳逢春的关注，他不是与王强交谈就是在欣赏服务小姐的绝技，这令她无计可施，只好继续喝酒。

大饭店的高级音响播放着交响曲，当威尔第的《饮酒

歌》响起的时候，那黑衣女子忽然用标准的女高音和纯正的意大利语唱了起来，那声音不大，似乎是自我欣赏，但又能让大厅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因而也有当堂表演的成分。大厅里的人，包括女人们都扭转头来向她这里张望，由于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唱的外语是否准确，都以为她在发酒疯，所以她的歌声没有得到喝彩。

如果她的美貌和一掷千金的奢华还没能引起柳逢春注意的话，那么她美妙的歌声却把他彻底征服了，此时，柳逢春的全部感观、意识、思想才从对自己光辉未来的憧憬中彻底清醒过来，他随着音乐的节拍，用筷子聊作指挥棒，忘情地挥动起来，同时目光注视着黑衣女的表情。这时他才发现眼前这个女人非同寻常的美貌，而这美貌与他心中早已存在的某种美的意念不谋而合，但给他留下这个既模糊又顽固的美的意念的人儿是谁，他一时又想象不出。但柳逢春是一个有着怪癖的人，他对声音的欣赏远远超过对形体的欣赏，因而他此时暂且无暇品味她的相貌，而全身心地欣赏着她的声音。直到她唱完最后一个音符，他挥舞着筷子的手才停在空中，足足有半分钟之久。

柳逢春忘我的表现仿佛没有引起黑衣女的注意，一曲完毕，她嘴角带着嘲笑。环视了一下众人，继续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这时一双手发出的掌声才响起来，这单调、孤独、不合时宜的掌声不像是鼓励倒有些像嘲弄了。

黑衣女端起刚刚倒满的酒杯，站起身，踉跄着走到掌声响起的地方，然后对鼓掌的人说：“先生，如果您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否则怎么会有这么迟到的掌声。”

“啊！”柳逢春说，“您的歌声绕梁三日，余味绵长，

我被您的歌声陶醉了，久久回不过神来。”

“这么说您是真正的知音，而其他的人都是白痴？这么美妙的歌声竟不能打动他们，你看那个肥头大耳的，还有那个带近视镜的，他们只知道色眯眯地望着我，对我和身体充满了幻想，但却感觉不到我歌声的美妙，如果他们能像欣赏我的肉体一样地欣赏我的歌声，我会每人给他们一个吻。”

“您的歌声固然甜美，可缺乏张力，这可能是因为您酗酒的结果。”柳逢春淡淡地说。

“好眼力！”黑衣女略带几分惊讶地说，“别看您佻腔野调的，其实比这些京城里的蠢货见识强多了，怪不得我这样一个美艳的女人您看都不看一眼，原来您欣赏的是内容而不是外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一个被淘汰下来的专业歌唱家。”

“哪儿呀？没那么幸运，八年了，也没能混进那个被金钱、肉欲、帮派所左右的圈子。”

“如果不是命运对您不公，我想，凭您的天赋，您应该成为一个走红的歌星。”

“这么说您倒像是个音乐内行？”

“不，音乐爱好者，尤其喜欢美声，最多算个票友。戴玉强是我的老乡，我拜访过他许多次，对美声略知一二。”

“噢！你可知道在成功者的背后有多少人充当垫背的，最后一事无成，落魄街头？”

黑衣女人迷醉的眼神看着柳逢春，说完，举杯干掉那杯威士忌，然后伸过杯来，说：“给我倒杯白兰地。”

王强早已被她的气势所压倒，没用柳逢春吩咐，便给她

倒了一杯白兰地。

黑衣女对柳逢春说：“您真认为我具有音乐天赋？应该成为走红的歌星吗？”

“是的。”

“那好，今天就给您一个为您喜爱的歌星效劳的机会。”

柳逢春看着她，觉得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女人，他静静地听着她说下去。

“如果您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就为我今晚的消费买单吧。”

“为什么？”

“您怎么还会有这样愚蠢的问题？”黑衣女有些惊讶和愠怒地说，“这是您的荣幸。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这种机会的。”

“你怎么会这么自信？”柳逢春逼视着她问。

“我的自信是男人们培养出来的，我在男人面前屡试不爽。”

“可我不是这样的男人，您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别的男人吧。”

“不过我既不愿死后还欠着别人的账，也不愿看到给我生前付最后一笔账的是个肮脏下流的男人，所以就选中了您。这样的殊荣您难道还好意思推却吗？当然，如果您的钱包正在忍受饥饿的煎熬就另当别论了。”

“不，我的钱包正像此时的我一样，在撑得打嗝呢，它此时要是吐出一点会更舒服些。我只是不相信您生活的这样潇洒怎会轻易地轻生呢？”

“啊！”女人惊叹一声，干了那杯白兰地，说：“您的

见识原来一点都不高明，我太高看您了。”说完，她便踉跄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她喝醉了。”王强说，“可您看她是个什么人呢？不会是‘鸡’吧？”

“‘鸡’哪有这种素质？一定是个外地来京追求事业的失败者，很可能是个做了多年歌星梦最终梦断京城的外地女子。这样的人见过大世面，素质高，气质好，如果好好培养，将来在咱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柳逢春说。此时他也被这女子的美艳深深打动了，尤其是她与他心中深埋已久的某个美人的标准不谋而合，因而使他也有些春心荡漾起来。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王强的面前他不能对她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且从刚才的对话所透露的信息中，柳逢春分明感到她是个不能过于主动亲近的人物，否则会引起她莫名的反感。

“可她的话听着好像有轻生的念头。”王强还在忧心忡忡地说——他已经为她的命运而深感不安了。

“别听她的，无非想拿咱外地人作冤大头。如果你真为她付了钱，她不但不会感激你，还会笑你是色鬼、傻瓜、乡巴佬。”

尽管柳逢春这样说，但对一个绝世女子的悲悯与爱怜还是令王强对她放心不下。他望着她，心想，她会有什么大不幸呢，以至于想到死？如果她能把心中的哀愁向自己诉说，自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自己有柳总那样的地位和财富，自己会倾尽所有挽救这个落魄的美人儿，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个女子的喜爱，不，哪怕是感激和尊重也是世间最大的幸福了。然而自己这样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与这样的女人

扯上关系呢？这样的女子天生该属于权贵名流，否则宁可去死也不会流落民间。王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越看越爱看，简直像贾瑞反照风月鉴，即使看了立即死去也不能不看。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从今以后，他必须经常看到她，否则自己的生活将索然无味。只可惜柳总太正经，太无情了，对这样一位女子既不喜欢也不同情，甚至不愿与她有更多的接触。为此他有些恼恨起自己的老板，但又不得不佩服柳总的品格，不见色起意，不为情所动，这是一种修养，一种需要长期的砺练才能有的境界。

这时，黑衣女子又低低地唱了起来：“我是一株白罌粟啊，寂寞地开在山野幽谷，我为世间带来艳丽和芬芳，世人为什么憎恶我这白罌粟……”唱着唱着，两行晶莹的泪水便从她美丽的眼睛滚落下来。

王强看在眼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的感觉。

“她唱得非常动听，这支凄婉的曲子完全可以和《阿依达》中的咏叹调媲美。”柳逢春品评着说，“这是首什么歌儿？我怎么没听过呀？”

王强对柳逢春不带感情色彩的评价感到非常惊讶。他说：“我也不知道，可她哭了，流泪了。”

“是吗？”柳逢春说，“看来你对她非常关心？”柳逢春的话令王强羞红了脸。

“……白罌粟，白罌粟，身儿化尘埃，香魂归何处……”唱到这里，她忽然站到了凳子上，人们还以为她要放开歌喉，引吭高歌呢，但只见她，迅速推开窗子，像一只黑色的雨燕向窗外翩然飞了出去……

豪斯大厦的玻璃幕墙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她坠落的全部

过程。她望着自己飘飞的身影，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快慰。她想，自己虽然活得艰难而痛苦，但死却要死得优雅而艺术，今晚就让这都市的夜景作为自己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为京城里的芸芸众生上演一曲生命的绝唱吧。于是，她扭动着芭蕾舞演员特有的柔软腰肢，翩翩起舞，同时唱起了那首险些使自己成为歌星的《白罂粟》。她欣赏着幕墙上自己的优美身段，聆听着自己甜润的歌喉，觉得此生没有比今天更快乐的日子了。六十六层大楼的坠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充分施展艺术才华，于是她舞着，唱着，一遍又一遍。直到口干舌燥，精疲力尽，她才不耐烦地喊起来：“怎么还没落地，我怎么还不死呀？”

“小姐，你醒醒，醒醒。”此时，她正躺在柳逢春柔软的奥迪 A6 的后座上。柳逢春摇动着她的双肩问：“小姐，您的家在哪里？我们把您送回家去。”

“我，我没有家。”她有气无力地说。

“那我们把您送到哪里去？”

“地狱。”她回答完又昏昏入睡了。

王强说：“她醉得太厉害了，有家也不会认得。”

柳逢春说：“很有可能在京城她真的没家。”

“我们怎么办？”王强问。

“只好先把她拉到咱玉都去，明天你再把她送回来。”

柳逢春的决定正合王强的心思。于是，他们开车直奔云阳。

## 二 情欲的诱惑

云阳距京城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柳逢春他们回到云阳玉都大酒店的时候，虽然夜色未阑，但本已不十分红火的玉都，此时已是门庭冷落、车马渐稀。但是小侏儒周国民还忠于职守，身着一身红色小丑衣服，手里牵着一只与他一般高的棕色沙皮狗，等候在大门外。柳逢春的汽车一到，他便快速上前拉开车门。

柳逢春先是抱住了扑上前来的沙皮狗，笑道：“噢，大丑，我的宝贝儿。”与大丑亲热了几下，然后又扭转头来微笑着问周国民：“二丑，快半夜了，你和大丑怎么还站在这里呀？”

周国民说：“我们在等亲爸爸，您不回来，我怎么放得下心呢。”

“你这小子，嘴越来越甜了。”柳逢春摸着周国民的头说。

“都是亲爸爸教导有方。”周国民说着转过头去对王强说，“王大哥辛苦。”

王强没有理他，因为他对这个侏儒没有好感，只他这比例严重失调的身材就令他不舒服，更何况他又是那样的俗不可耐，诡计多端，而且流氓成性，这样的人也经常跟服务小姐们打情骂俏，着实让人恶心。于是，王强对周国民的问侯装作没听见，问柳逢春道：“把这女人放哪儿？”

“就把她放到 168 贵宾休息室去吧。”



“她醉得不省人事。”王强说

“把她抱到屋里去。”

王强听柳总这样吩咐，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因为不足一米高的周国民无疑帮不上什么忙，而柳总作为老板怎么能亲自去抱这个素不相识、醉得人事不知的女子呢。况且从今天晚上柳总的表情看，他并不喜欢这个女子，替她埋单，送她回家——因为其不知家在何处而把她拉到云阳来——这一切不过是柳总心地善良的一贯表现罢了。如果自己能亲自把这睡美人抱到卧榻上，那将是世间最为美妙的力气活了。于是，他拉开后车门。就在他激动万分的时候，柳逢春却说：

“王强，开了一天车，你累了，让田莉她们扶她回屋吧。”

“我去叫田姐姐。”周国民说着进了大门，冲着正在大堂值班的田莉等喊道：“姐姐们，老板让你们辛苦一下，把一个醉酒的女人扶到屋里去。”

几个值班的女孩儿听说老板有事，便迅速跑出门来，把黑衣女连搀带抱地弄进了168房间。而王强则失魂落魄地回了家，甚至都忘记了问柳总用不用他开车送回家。

玉都大酒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座落在云阳市中心。是一个“回”字形建筑群，其外围是一圈雕梁画栋仿中国古建筑的平房，内圈是带廊柱的具有罗马风格的三层小楼。由于它们都是低层建筑，所以尽管玉都的总建筑面积只有不到一万平方米，但它的占地面积却很大，“回”字的南面是玉都的大门，正对改革路，东侧是发展道，西边则是开放大街，北面则与云阳唯一的文物古迹吕公祠相毗邻。

建筑的外圈主要是经营餐饮的饭店，内圈则是住宿为主